

WikiLeaks

Julian Paul Assange

王永忠 著

维基黑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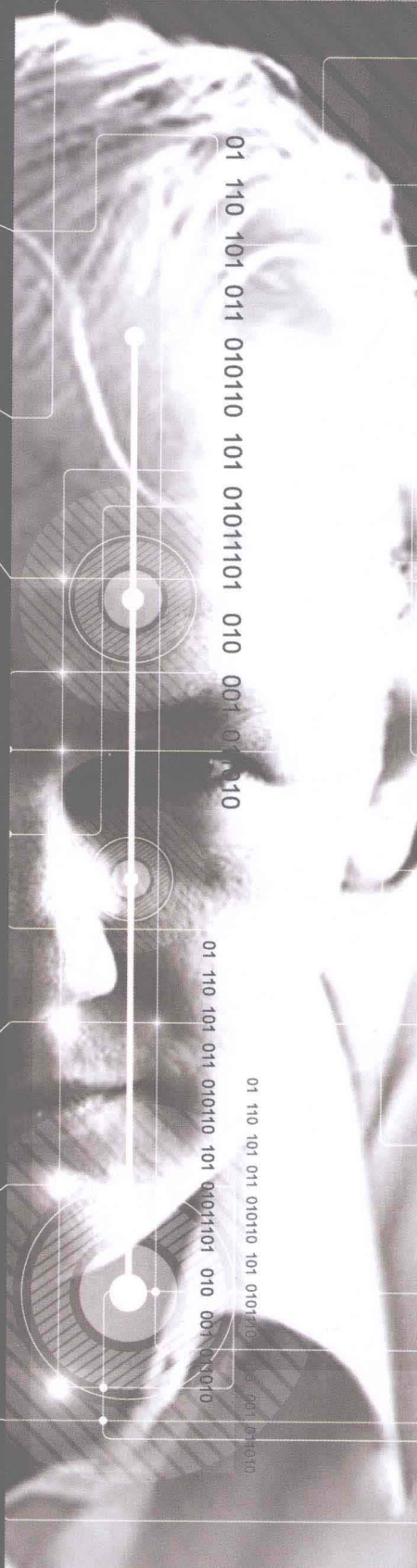
阿桑奇

世界上知道秘密最多的人

性格古怪居无定所 携带一台电脑闯天下
美国政府的“眼中钉” 新英雄还是威胁者

新英雄还是威胁者

全球60万维基解密支持者
网上签名请愿支持阿桑奇



WikiLeaks

Julian Paul Assange

维基黑客 阿桑奇

世界上知道秘密最多的人

王永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基黑客阿桑奇 / 王永忠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229-04249-3

I. ①黑… II. ①王… III. ①阿桑奇, J.P.—传记
IV. ①K836.11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5609号

维基黑客阿桑奇

WEI JI HEI KE A SANG QI

王永忠 著

出版人: 时代书苑

策划: 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 阮芳

责任编辑: 王水

特约编辑: 孟繁强

封面设计: 私制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65584936

E-MAIL: haiwaibu007@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62千字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动荡不安的身世 /1



◎第二章 辍学的黑客青年 /13



◎第三章 创立维基解密 /36



◎第四章 真相斗士与维基解密哲学 /65



目 录



◎第五章 泄露美国的军事与外交文件 /86



◎第六章 性侵丑闻与对簿公堂 /124



◎第七章 支持与反对 /156



◎第八章 阿桑奇启示录 /196

动荡不安的身世

阿桑奇被人们称为“黑客罗宾汉”(the Robin Hood of hacking)，就连著名的《时代周刊》(2010年7月26日)刊登的一篇介绍他的文章《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Wiki Leaks Founder Julian Assange*)也用这个绰号。这篇文章对阿桑奇的简介，非但没有消除阿桑奇身上的神秘光环，反而勾起了全球读者对他的更大兴趣。该文的作者伊本·哈雷尔(Eben Harrell)写道：“作为维基解密的创始人和公众形象，该网站致力于将机密文件和信息曝露在公共领域，朱利安·阿桑奇相信完全透明化对于所有人都是好的。但是阿桑奇——据说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背着一个背包和笔记本电脑浪迹天涯——自己却是一个迷雾重重的人物。

他的生平鲜为人知：他在一次采访中拒绝确认自己的年龄或给出一个固定的地址。但是在 2010 年 7 月 26 日，这位受过数学训练的澳大利亚人通过将 90000 件美国军方的阿富汗战争记录文件公开，从而改变了媒体的图景，也可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阿桑奇本人就是一个谜。他个人的职业和身份很难确定：黑客、CEO、社会运动家、强奸犯、作家、自由斗士，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他或许是黑客中最有文采的；记者中电脑技术最纯熟的；作家中最隐匿的；社会活动家中最好色的（或性能力强的）；强奸犯中智商最高的（或受害者最喜欢的，也许他创办的是美国正义的形象）；自由斗士中敌人最强大的（单枪匹马与整个五角大楼和美国官方为敌）。“成年的阿桑奇变成了一个变形人（shape-shifter）：不断地变换发型，穿别人的衣服。今天，他还是一名英国乡村的绅士；明天，他就变成了一个冰岛渔夫；或者一位老太太。甚至他在维基解密中的角色也不清楚。他是一名揭秘者、一位出版商、一位记者还是一位活动家？当表演完了以后，他就会继续变下去。”他向来独来独往，行踪诡异，不时出现在网络的江湖和媒体的聚光灯下，似乎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在曝光之前，人们对他的身世也所知甚少。

《纽约客》杂志（2010 年 6 月 7 日）的记者拉菲·卡查杜里安（Raffi Khatchadourian）追踪阿桑奇的行踪，在冰岛对他进行了深度采访，发表了题为《没有秘密——朱利安·阿桑奇为了完全透明化的使命》（*No Secrets: Julian Assange's mission for total transparency*，以下简称《没有秘密》）的文章，成为报道阿桑奇生平事迹较为权威的资料。早在 1997 年，阿桑奇就与作家赛利特·德雷福斯（Suelette Dreyfus）合著过一本书，题为《地下：黑客与疯狂的传奇及对电子前沿的痴迷》（以下简称《地下》），该书几乎成为澳大利亚黑客发展史的经典之

作，同时也提供了这位化名“Mendax”的黑客（阿桑奇本人）的成长史和黑客生涯的第一手资料。而今年（2011年），阿桑奇将会出版自己的传记，题目为《维基解密对世界：阿桑奇的故事》，人们期待此书会让人们更多地认识这位传奇人物。此外，自从2010年，维基解密渐渐浮出水面成为世界各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的最具吸引力的非官方组织以来，《纽约时报》就在报道中不遗余力地追逐事件的进展。2011年初，一本由亚历山大·斯塔尔（Alexander Star）主编的新书《公开的秘密：维基解密、战争与美国外交》（以下简称《公开的秘密》）与观众见面，将维基解密与美国的对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披露，同时提供了媒体、学者、美国官员、国际人士等对阿桑奇的各种观点和言论。安德鲁·福勒的新作《世界上最危险的人》（2011年）是由阿桑奇的母校（未毕业）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有关他的传记，文笔流畅，颇具可读性。随着阿桑奇涉嫌的性侵案发展的深入和维基解密进一步的揭秘行动，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命运一定会越来越吸引世界媒体和公众的眼球。

据《没有秘密》一文称，阿桑奇的名字来源于“阿桑（Ah Sang）”，或者“桑先生”（Mr.Sang），是一位中国移民，18世纪上半叶来到澳洲，在澳洲沿岸的星期四岛（Thursday Island）上定居下来，他的后裔后来迁往澳洲大陆定居。阿桑奇是继父的姓，因而，他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中国血统。为了寻找更多的土地，阿桑奇的母系祖先在19世纪中叶从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来到了澳大利亚。阿桑奇怀疑（只是半开玩笑），他那么喜欢漂泊不定的生活应该是遗传的。他的电话和E-mail邮箱地址从来就不是固定的，他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作风以及“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身世常常把他周围的人弄得抓狂。

阿桑奇于1971年7月3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海岸的

汤斯维尔 (Townsville)，母亲克里斯汀 (Christine)，其生父是约翰·西普顿 (John Shipton)。《地下》一书以半传记的形式提到了阿桑奇自己的母亲和童年生活。阿桑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天性多半来自母亲的遗传和身教。阿桑奇的母亲克里斯汀颇有绘画艺术气质，尽管她是一名新教教徒，但她本性中的叛逆（新教 Protestantism，一词就有抗议的意思）成分远远大于基督教所教导的顺服。克里斯汀的父亲沃伦·霍金斯先生是一位学院院长，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是一位严格的循规蹈矩者。一位回忆起他的人评价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主义者”。克里斯汀 17 岁的时候，靠卖画赚来的钱买了一辆摩托车、一顶帐篷和一本澳大利亚公路地图。然后她烧掉了她的所有课本，向不知所措的父母说了声再见，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在昆士兰的家，驶入了日落之处。她骑着一辆摩托车狂奔 2000 多公里，来到悉尼，在那里的“反主流文化社区”（当时，欧美澳洲各地此类嬉皮士的社区非常流行）作为一名艺术家谋生。克里斯汀在一场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中爱上了一位同样具有反叛气质的青年，1971 年，他们生下了阿桑奇。

在阿桑奇还不到一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和生父的关系终结了。在他两岁的时候，母亲与另外一名艺术家——戏剧导演布莱特·阿桑奇 (Brett Assange) 结婚，小阿桑奇的姓即从继父得来。他们有两个住处，一处是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拜伦湾，一个海边的社区；还有一处就是磁岛，一组礁石组成的岛屿，当年航海家库克船长航行到此，认为这个岛屿上的礁石具有某种磁性，让他的指南针发生偏移，无法准确识别，因此取名磁岛。据阿桑奇的回忆，接下来的 70 年代是颠沛流离的动荡年代，他的父母追逐着左翼波西米亚式的亚文化，反战、反主流、性解放。母亲与继父运营一家巡回剧团，四处奔波。作为一个小男孩，他身边总是围绕着各式各样的艺术家。

他的继父负责戏剧的舞台和导演，而母亲则负责化妆、服装和布景。

《地下》一书提到，在他4岁的时候，一天晚上，在阿德莱德，他的母亲和一位朋友从一场反核示威集会上回来，这位朋友声称掌握了科学证据，显示英国人在位于南澳大利亚西北的一片沙漠马拉林加（Maralinga）进行了高当量的地上核试验。便衣警察随后不久就把她带走了，搜查了她的汽车，并要她说出她的朋友的去向以及集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当她表现得不那么合作的时候，一位警官对她说：“你有一个儿子，凌晨两点钟跑了出来。女士，我认为你最好远离政治。可以这么说，你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在这个欲盖弥彰的威胁之后几天，阿桑奇母亲的那位朋友在她家中出现了，浑身青一块紫一块。他说警察修理了他，在对他再三警告之后，放了他。他宣布：“我要退出政治了。”此后，母亲和继父继续他们的剧团的巡回演出。尽管阿桑奇从小就跟着剧团走南闯北，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子承父业加入这个剧团。在阿桑奇9岁生日后不久，母亲再次离异。

阿桑奇的童年主要在邻近的磁岛上度过。关于磁岛岁月，阿桑奇的母亲克里斯汀在2009年9月28日发表的一篇杂志文章中写道：“我的名字叫阿桑奇。我在磁岛上住过三次。1971年，作为一位带着一个婴儿的单身母亲，我在野餐海湾以每周12澳元的租金租下了一处海边小屋。它现在还在这里。它有一个绿色的水泥地板，从地板到天花板有木制的百叶窗，中间有一个螺旋形柱子插进地板。它还在阿尔泰亚。我平时和岛上其他的妈妈们一样，就穿着比基尼，带着我的娃娃，过着‘返璞归真’的生活。我曾经捡到过一枚白色宝贝贝壳。老派特，一位年长的绅士，将诺比斯海德兰的地以500澳元的价格租了出去，为期10年，自己住在一幢破旧的石头房子里，常常每周请我们过去喝一次下午茶。他退休前是一位大厨，总是穿着一件狩猎夹克。兜里总是鼓鼓囊囊塞满了从大陆弄来的给我们吃的

各种美味，简直太棒了。1976年，和新夫再次回到了岛上。我们住在马蹄湾，一处被废弃的旧菠萝农场。我们用斧子把门前清理出一条道路。我射杀了一条太班蛇，就在儿子床边的水箱里。我们不得不在天花板上挂一些水果以防负鼠。”后来，他们在磁岛上的房子遭遇了火灾，烧成了一片废墟，克里斯汀储存在家中用来打蛇的步枪子弹像放爆竹一样劈啪作响。克里斯汀继续写道：“再次回到岛上是1982年，又有了一个小女孩。住在野餐海湾空地的一所公寓里。再一次回到岛上的时候，我已经当祖母了，和另外一名长时间相处的男友，只住了两个星期，——却依然热爱着这座岛。”

其他人的回忆印证了阿桑奇的母亲的回忆。乔治·赫斯特（George Hirst），在线报纸《磁岛时报》的编辑，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这座岛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形形色色的离经叛道者和嬉皮士，“对一些人而言，就像是一个避难所……一个当你在别的地方无处容身的时候想去的地方”。一位49岁的岛上居民罗尔斯·达利斯顿（Royce Dalliston）记起了小阿桑奇和他“隐姓埋名”的母亲克里斯汀。“他时常在榕树的树荫下画一些画，”达利斯顿回忆说，“她穿着绿色的比基尼，戴着的一顶帽子是用椰子树叶做成的。他（小朱利安）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一个骨瘦如柴、金发碧眼的小孩，相当内向。”

由于父母的忙碌以及母亲赋予的秉性中的自由，阿桑奇的童年时光充满着冒险尝试和无拘无束的简单快乐。他对记者说：“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像是汤姆·索亚。我拥有自己的马，我建造了自己的木筏，我去钓鱼，我爬进我自己的井穴和隧道中去玩。”阿桑奇以前的同学和玩伴尼杰尔·扫默维尔（Nigel Somervill）说，阿桑奇家的窗户上“总是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偶。他妈妈非常有艺术气质。她给我做了一只风筝，我珍藏了多年。它色彩非常鲜艳，上面有大眼

睛，还有很多颜色，橙色、红色和蓝色”。小阿桑奇和玩伴们会把晶体管收音机拆开来玩，还玩比试谁砸东西厉害。

在阿桑奇的回忆中，继父布莱特·阿桑奇是一位好父亲，就是有点酗酒。布莱特在2010年12月9日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的采访时，回忆了朱利安小时候的事情以及他的性格特征。布莱特称他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孩子”，“对自己非常、非常有自信”，并且“是非分明”，布莱特回忆说，“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例如对待自己的同学。他总是对那些合伙来欺负别人的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他也很有幽默感。他一向有点老于世故，不仅就他的幽默感而言，还有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布莱特还谈到了有一次朱利安从树上跌了下来，“他从树上掉下来，摔伤了胳膊，我记得他躺在地上，显然摔得很疼。但他没有哭，或者大喊大叫啥的，你知道，他不想表现，他不想表露出他的情感”。对于朱利安的所作所为，老布莱特丝毫不感到惊奇，“很奇怪，我一直都认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从来就非常独立，为了找到一个答案，他一定会打破沙锅问到底”。老布莱特表示非常支持朱利安，“我想让他知道，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所做的任何事情”。

1979年，阿桑奇的父母离异，母亲再嫁给一位据称与邪教的新潮生活组织有关系的业余音乐家凯思·汉密尔顿（Keith Hamilton）。后来当阿桑奇被问到这段经历时，他说有证据表明那个男人属于某个组织，其信条为“隐形、无闻、死寂”。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的首领是凯思的母亲安娜汉密尔顿-比尔纳（Anna Hamilton-Byrne），一名瑜伽教练，但她让那些中产阶级信徒相信她是耶稣的转世轮回。该教还从事收养婴儿的活动，动机不明。他们向那些十几岁的单亲母亲把小孩要过去，然后同那些“阿姨们”住在一个周围围着铁丝网的一幢与世隔绝的房子里。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培养他们，谁也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多的时候，孩子数量达到了 28 名，里面常常传出打骂声。两人有一个儿子，但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时常伴随着剧烈的争吵。阿桑奇很怕那个男人，因为他控制欲极强，并且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他的钱包里放着 5 张身份证件，从国籍到出生日期的所有身份背景几乎都是伪造的。”

1982 年，母亲再次离异，据她说那位音乐家成了瘾君子。母亲与阿桑奇的第二位继父在两人的儿子、阿桑奇同母异父弟弟的抚养权上产生纠纷，母亲感到恐惧，害怕凯思和那个组织遍及澳洲各地的信徒会抢走自己的儿子。阿桑奇回忆母亲当时对他们说：“现在，我们要消逝。”于是，阿桑奇的母亲带着阿桑奇与他的弟弟开始了长达 5 年的逃亡生活。不过阿桑奇认为这次的流离失所的生活经历有别于以前的那种随遇而安的奥德赛式的流浪生活，这次，母亲带着他们东躲西藏显然是为了逃避那个男人的施暴。从 11 岁到 15 岁这段少年时光的“玩失踪”生涯对阿桑奇日后的亡命天涯经历一定产生了巨大影响。到阿桑奇 15 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十几个地方居住过，包括佩斯、磁岛、布里斯班、汤斯维尔、阿德莱德山以及新南威尔士州和西澳大利亚的一串沿海的城镇，同时，注册过同样多的学校。最后，在使用了各种化名在澳洲各地躲藏了很长时间之后，16 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弟弟终于在墨尔本郊区的埃莫莱德（Emerald）安顿下来了，但对于这个年龄的一名头脑灵光的男孩来说，这个小地方简直闷死了。

早在 1980 年代初，朱利安曾经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的里斯莫尔（Lismore）小镇居住过。居民们还记得他那行为怪异的母亲。他在邻近的古尔曼伽尔村（Goolmangar）的一所小学就读，朱利安就努力融入他的同学中去，他们大部分是奶牛农场主的孩子。“朱尔斯（指阿桑奇）绝不是什么乖僻的人，”他的同班同学沙伦·格雷厄姆（Sharon

Graham)说,“他就是有点保持自我本色。”另一位同学巴特·杜汉(Bart Doohan)记得他是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嬉皮士家庭长大,“绝对不是最聪明的孩子,但也不是最笨的那种”。还有一位同学彼得·格雷厄姆(Peter Graham)则对阿桑奇的同情心印象深刻,“他是那种人,当其他人都要弄死一只蜘蛛的时候,他却把它移走,然后放生,”彼得这样说,“他一直是那种有教养的人。”

阿桑奇17岁的时候离开了家,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黑客了,他收到一个警告,提醒他可能会有一个警方的突击搜查。阿桑奇格式化了他的磁盘,烧掉了打印资料,离家出走。一星期后,维多利亚州警方的犯罪调查科(CIB)出现了,搜查了他的房间,却一无所获。大约在1989年,18岁的阿桑奇爱上了一位16岁的女孩,他形容这位女孩“聪颖但有点内向,且情绪波动大”。他离开了母亲,开始了与这名女孩的同居生活。发现女友怀孕之后,他们举行了非正式的婚礼(据他自己说是结婚,也许比小孩过家家稍微严肃一些),然后,女友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丹尼尔。儿子的出生并没有将初出茅庐的年轻黑客的注意力从他的荧光屏吸引开。他们所住的地方的一位居民这样回忆到:“我们总是看到她一个人推着一辆婴儿车里的孩子来商店。她好像总是一个人。你会看到她在本地的一家洗衣店里洗婴儿的衣物,但是难得有机会看到她和她的男友一起带着婴儿出来。”

1991年,阿桑奇遭到了联邦警察逮捕,这是他人生的一个低谷,可能也是第一次大的考验。在阿桑奇住所被警方搜查之前(见下一章),他的女友已经带着丹尼尔离开了阿桑奇。阿桑奇《地下》一书记述了女友出走的情景:“房间看起来被洗劫过。它确实被Mendax的妻子(即阿桑奇的女友)洗劫过,在她离家出走的时候。一半的家具没有了,另一半杂乱地放着。衣橱的抽屉半开着,里面的东西不

见了，衣物散落在房间里。当他的妻子离开他的时候，她不但带走了他们那蹒跚学步的儿子，她也带走了对于 Mendax 具有重要情感价值的一些东西。当她坚持要拿走几个月前送给他作为 20 岁生日礼物的 CD 播放机的时候，他请求她在原来的地方留下一卷她的头发。他仍旧无法相信与他生活三年的妻子就这么卷起铺盖离他而去。”此后的一个星期对阿桑奇来说糟糕透了，他伤心至极，没有胃口吃东西，也常常睡不着。克里斯汀回忆说，她的儿子在医院住了好几天，情绪极为低落，“我不想说那是崩溃。他压力很大，非常大，并需要休息一下，完全恢复过来。”

阿桑奇同他的前女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对孩子监护权的争夺，经过三四十场的法律诉讼和上诉，直到 1999 年，他才与该名女子达成监护协议。打完官司不久，据阿桑奇的母亲说，他的头发就从原来的深棕色，变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银白色。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他骑摩托去越南做了一次旅行。此后，他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工作，甚至当了一名计算机安全顾问（以黑客反制黑客），尽其所能地赚钱来抚养他的儿子。目前，阿桑奇的这位前女友仍未露庐山真面目，也许她比其他人更了解阿桑奇的过去岁月。对此，媒体也十分好奇，“她在保守自己身份的秘密上一直做得很好，”一位与这对夫妇有些关系的人士这么说，他承认即使是他自己也不知道阿桑奇的前女友到底是谁。“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离开了阿桑奇之后，她与别人好上了，结婚并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他们的孩子丹尼尔很少谈论自己的母亲，只是在他的推特（国外一个社交网站）上简单地留过一条信息：“母亲认为我是一个怪物。”也许暗示了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有了麻烦。

其实，丹尼尔的身世几乎就是他老爸的翻版，父母离异，自小由母亲抚养大，某种意义上的电脑天才。尽管丹尼尔处于他的父母

争夺监护权的焦点，丹尼尔对自己从小和父亲在一起的成长时光有着美好的记忆。年长一些的时候，丹尼尔有了自己的事业追求。丹尼尔现年（2011年）21岁，拥有一个理学的学士学位，在这一点上有别于老爸，目前就职于一家软件设计公司。就网上公布的二人的照片来看，丹尼尔与父亲朱利安长得真是非常像。丹尼尔·阿桑奇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一个公开宣称的无神论者、双性恋、超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神奇宝贝（Pokémon）的欣赏者以及其他一些自我定位，会让年龄大的保守主义者直摇头、感叹唏嘘，说些‘如今社会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类的话。”尽管在他16岁的时候，在父亲问他是否愿意加入维基解密工作团队时，他没有接受，因为他不觉得维基解密会有很大成就。丹尼尔说：“他真的要吧政府文件泄露给全世界，这实在是一个滑稽的想法。”丹尼尔离开了澳大利亚，同父亲的联络也少了。结果阿桑奇的想法并不那么滑稽，维基解密现在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报道的网站，而作为该组织公共形象的朱利安·阿桑奇成了全球最著名的人物。

作为阿桑奇唯一的孩子（据最近出的一些书的暗示，阿桑奇还可能有其他绯闻的孩子），丹尼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老爸。丹尼尔是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的：“我想说他是一个非常聪颖的人，但有着许多和他聪明才智相对应的特征性的烦恼。他很容易就对那些人感到沮丧，他们无法同他保持同样的工作水准，也无法理解到那些他非常直观地就把握的想法。”而且他认为，父亲对于政治活动总是很感兴趣，也热爱科学、哲学与对知识的普遍追求，阿桑奇认为这类知识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获得。“维基解密就是这种概念的巅峰之作。”丹尼尔这么说。作为父亲，阿桑奇对于与自己的儿子分享自己的知识抱有很高的热情，而这也是丹尼尔最喜欢父亲的地方。丹尼尔说：“我发现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欣赏，当要谈到一些知识性概念

的时候，他不会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待我，而是会用这样的口气对我说话，仿佛他真的试图让我理解一个想法的完整意思。”虽然没有在父亲的团队里工作，丹尼尔由衷地表达了他对父亲的崇敬：“我非常尊重我的父亲和他的事业，而那些滑稽拙劣的性侵犯指控只会让他从他真正进行的气魄非凡的事业中分心。”

在阿桑奇出名之后，许多媒体都争相对他的儿子丹尼尔进行采访。丹尼尔认为此前有关他和父亲“疏远”的报道把事情弄得非常敏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对自己造成了误解。最为恶名昭彰的就是《纽约邮报》一篇题为《我的维基老爹同女人打交道糟透了》的文章，更是歪曲事实，信口开河。在2010年阿桑奇陷入性侵犯困境后，丹尼尔曾在脸书（Facebook）上留言：“那个人（即自己父亲）在为自己弄一大堆女人为敌方面确实有一套。”《纽约邮报》以此为材料，发表了上述文章。该文声称丹尼尔“很有兴趣知道，这件事的结果到底是政府阴谋还是个人怨恨”。文章提及丹尼尔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有着政治视野的犯罪大师”。丹尼尔否认《纽约邮报》曾对其作出采访，而且那篇文章中关于他自己的一些信息（如年龄）也有误，“无论如何，从我的这段原话他们就认为，我对他（父亲）在他的一生中与女人相处方面给出了评价，”丹尼尔说，“我认为这的确扯得有点远。”尽管不少人猜测这件事情与政府有关，丹尼尔在做出评论方面非常谨慎，他认为：“我会说这不太可能，但对这件事的整体感觉是这样，因为那些事涉及的两个女人直接认识我父亲……对我而言，这意味着那件事更可能是一个个人问题。”